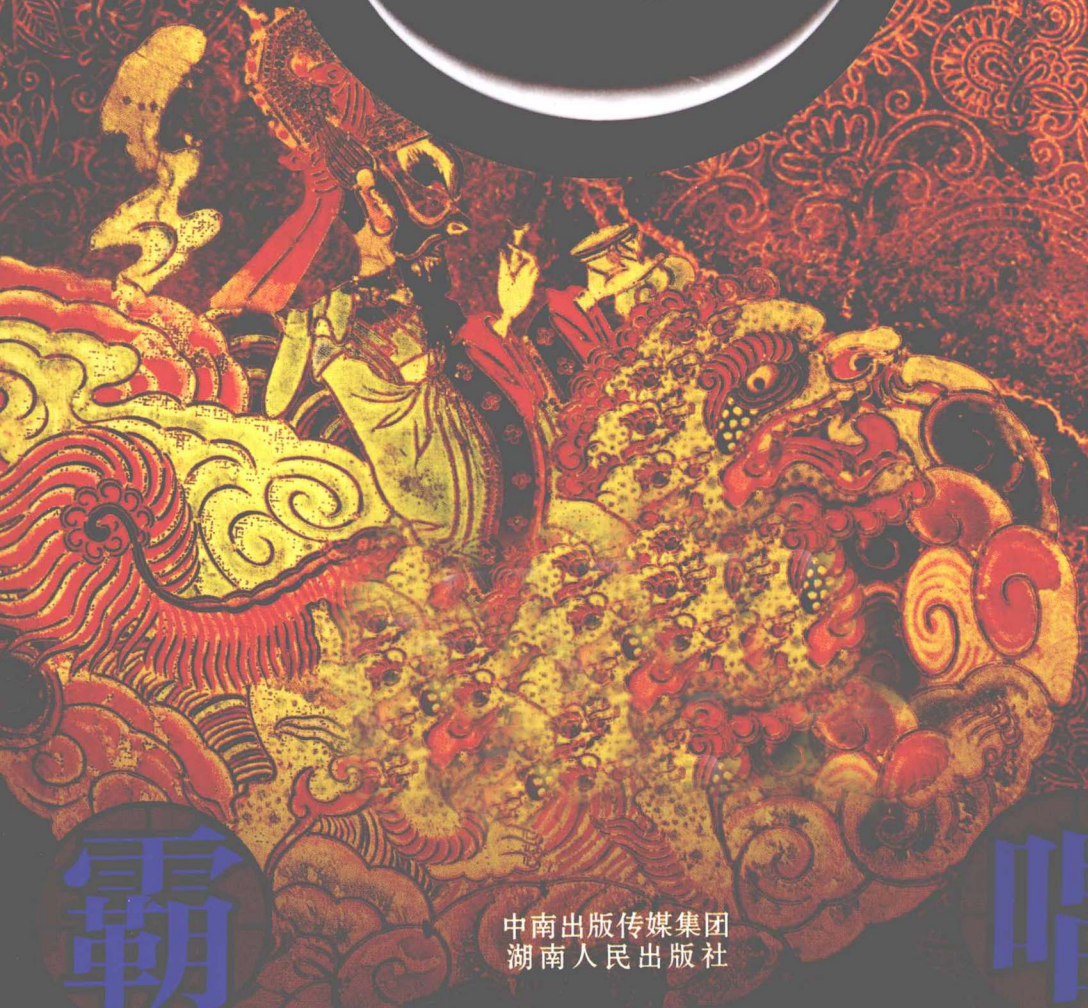


天

下



霸

唱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我的邻居  
是妖怪

天下霸唱/著

中南出版传媒集团  
湖南人民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我的邻居是妖怪 / 天下霸唱著. —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  
2011.10

ISBN 978-7-5438-7893-8

I. ①我… II. ①天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①I247.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209411号

# 我的邻居是妖怪

天下霸唱 著

责任编辑：喻立

装帧设计：95book书装

出版、发行：湖南人民出版社

网 址：http://www.hnppp.com

地 址：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

邮 编：410005

经 销：湖南省新华书店

印 刷：河北省三河市华润印刷有限公司

印 次：2012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 本：710×1000 1/16

印 张：16.25

字 数：220000

书 号：ISBN 978-7-5438-7893-8

定 价：26.00元

营销电话：0731-82226732（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调换）



# 我的邻居妖怪



## 目录

- 第一章 桥墩子里的僵尸 / 1
- 第二章 公司闹鬼事件 / 6
- 第三章 我的邻居是妖怪(上·韦陀庙) / 11
- 第四章 我的邻居是妖怪(下·走无常) / 18
- 第五章 表哥捡到的宝物 / 30
- 第六章 带鬼回家 / 42
- 第七章 马头娘庙里的神虫 / 47
- 第八章 故宫老墙和煤山鬼怪 / 59
- 第九章 鬼市人头案 / 71
- 第十章 扬州地宫 / 83
- 第十一章 南太行血池村 / 87
- 第十二章 菜市口刑场奇谈 / 102
- 第十三章 来历不明的臭味 / 118
- 第十四章 北大荒狼灾记 / 130
- 第十五章 筒子楼里的无头尸体 / 151
- 第十六章 大闹石帅府 / 176
- 第十七章 太平间异闻录 / 181
- 第十八章 夜盗董妃坟 / 191
- 第十九章 崔老道捉妖 / 215
- 第二十章 带血的钞票 / 236
- 后记 / 253



## 第一章 桥墩子里的僵尸

这次不是写小说和讲故事，我当时看到什么听到什么，在此都是如实叙述。不过个人耳闻目见，难免存在很多局限，而且隔得年头多了，有些情况未必记得准确。

前天和多年未见的老友会面，外边天气很冷，零下七八度，我们到一个羊肉馆里喝白酒，才在闲谈中说起这件事。

那是1989年的冬天。与我会面的老友，当时也在场。他比我大四岁，是我的邻居，从小带着我玩。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时候他上了技校，名字我就不说了，外号叫四辈儿。这是天津一种特有的称呼，家里四世同堂，街坊邻里们就称这家最小一代的孩子为“四辈儿”。

我以前看姜文导演的电影《阳光灿烂的日子》，里面有个耿乐饰演的角色，第一感觉就是这角色和四辈儿很像。长得高大帅气，抽烟打架滑冰样样全能，尤其是游泳特别好，为人仗义，能给两拨打架的说合。经常骑着辆28铁驴，后面带个妹子，在学校门前来去如风，拿我们这边的话来说是个“玩闹的”。

后来四辈儿在严打的时候，被公安局劳教过两年，其实根本没有多大的事，放在现在那就不算罪过，再后来进厂当了工人。我们有很多年没见，聊到的话题当然都是十几二十年前的事。就这么说到了当年到子牙河游泳，那一年我们看见僵尸的地点，也是在子牙河桥底下。

那时候去不起游泳馆，子牙河是个夏天游野泳的好地方，半大孩子们放学了都往那奔，如今那边已经都是高层住宅楼了。倒退十几年，沿河两岸全是菜

地和坟包子。我想子牙河应该是和姜子牙有些关系，要不然怎么得了这样一个名字，据说每年都要淹死几个在这游泳的人。

这条河的河道很宽，但水流平缓，桥下有个旧桥墩子。老桥很多年前拆除了，剩下半截水泥桥墩子在水里露出一半。我看刚才有朋友也提到了，说明记忆没错，看着就像是绿色的河里有座封闭的水泥房子，里面什么样我没看过。在那个年代里，我跟四辈儿这些朋友，最喜欢从桥上往河里跳水拍冰棍。

所谓“拍冰棍”，就是从十几米高的地方，手脚并拢直接落水，以下落时手脚丝毫不动为胆大，那会儿是真不知道什么叫危险。有个街坊的小孩，他爹是卖菜的，家里俩儿子，这家小儿子小名二子，在子牙河桥拍冰棍，入水后就没再上来，这也是我亲眼看到的，淹死了也该冒个泡啊，可那人居然就没影了。

最开始我以为他是让河里的鱼给吃了，问题是有这么大的鱼吗？实际上是我们跳水游泳的地方，河底下有旧桥遗址，应该是解放前留下的，也是钢筋水泥结构。平津战役时这里是个突破口，旧桥大概在那时给炮弹炸毁了，水深处竖着很多钢筋和尖锐的水泥块子。游野泳的人也许跳一百次水都不会出事，可汛期水位变化不定，赶上水浅的时候，一旦入水太深，直接扎到河底的钢筋上，那就变成肉串了。二子就是这么死的，打捞的时候才发现，钉在河底下的尸体并不止他一个。

可能这人一旦写多了小说，再想写真事比登天还难。上次打了很多字都被我删掉了，原因就是没管住自己，不知不觉又演绎了。如今接着讲吧，那次我确实在河里看见僵尸了，虽然不是香港电影里跳着扑人的那种僵尸，但我个人认为也属于尸变。

1989年的夏天，我小学还没毕业呢，每天下午一放学就跟四辈儿他们到子牙河游野泳，暑假星期日什么的，更是整天都在河边玩。二子从桥上跳水拍冰棍，让河底旧桥的钢筋给穿了肉串，具体是哪天星期几我实在没印象了，问四辈儿也说想不起来，是晚上来捞尸的人，最先发现河里还有别的东西。

有的朋友可能不信，不信就当是故事也无所谓。其实僵尸是指死人出现了变化，很多年之后还不腐烂。我想天津的各位可以作证，子牙河里淹死的人成百上千，我就看见过好几次捞上来时已经泡成大胖子的，还有上游漂下来的浮

尸冻在河中，只露个穿黑棉袄的后背，看着也吓人，但都不是僵尸。

现在人们越来越惜命，游野泳的少了。八九十年代那会儿，夏天在河里游泳则是最寻常不过的事，不分大人小孩和老头，好多连游泳裤都不穿，反正没女的往那去。别看年年淹死人，却阻挡不了大伙的热情，你淹死算你的，我照样游我的，所以捞尸船到了夏天就特别忙。

我那时还小，不太清楚河上的捞尸船怎么运作，估计是水警专用。船上有三两个光着膀子穿游泳裤衩的老头，可没见穿制服，总之肯定是有组织的，不像现在都以盈利为目的。只要是什么地方淹死人了找不着，他们便会过来捞尸体，当时收不收费我不清楚不能乱说，我只见过有死者家属给师傅递烟卷。

咱们话赶话说到这顺带一提，当时捞尸船是半夜才找到二子的尸体，我没有看到过程，甚至根本不相信那个经常跟我们一起光屁股游野泳的黑小子死了，还以为他是去离家很远的地方了。但二子他妈那天捶着地号啕大哭的样子，可真把我吓住了。过了几天出奇的闷热，我还是没忍住，又和四辈儿去子牙河接着游泳，看见那艘捞尸船还在河边停着。

我们以为又淹死游野泳的人了，可听周围看热闹的说好像不是，也不知道捞尸船上的老师傅在河底下摸什么，这事我几乎没什么印象了。前两天跟四辈儿聊到这里，听他说当时是发现河里还有别的尸体，就在那旧桥墩子附近，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，好几天都捞不上来。

那时四辈儿已经上技校了，这些事他记得比我清楚。据他所言，也是听某位看热闹的大爷讲的。那时候没当回事，一看子牙河老桥游不了野泳了，又没见从河底下捞出什么东西，就先奔西沽公园了。从那以后，我们还是得空便到老桥附近跳水拍冰棍，没觉得和往常有什么不同，也没有任何人告诉我们不能再去那边游泳。

1989年夏天捞不上来的尸体，到年底终于有了结果。那时刚下过雪，河面都冻住了。我和平时一样从附近路过，老远就看桥上黑压压地站着好多人，我们几个挤进去看热闹。由于年龄小，很多事记不清楚，只是在脑子里模模糊糊有个轮廓，但现在想起那天看到的情形，却仍能用历历在目来形容。从桥上往下看，河面冰层上被凿开了一个大洞，有几个穿军大衣的人，嘴里都叼着烟，踩着封冻的河面往岸边抬一包东西，那东西白乎乎的，瞅着像是个人。我从高



处往下看，觉得像个小孩。

从子牙河底抠出来的尸体，全身发白，看不清脸，很瘦小，但没有腐烂。那是在白天，桥上人挤人，可我还是感到特别怕，说不清是怕什么。也许是觉得冻在河里的那个死人非常可怜，这么冷的时候冻在河底下，身上得有多冷？当时河面都封冻半个多月了，这个死人怎么会在河底？

那时我听到很多传闻。有人说子牙河里捞出了古尸，有人说是祭河的童子，还有说那是个长白毛的死猴子。我承认我由于在现场看了几眼，也跟着散播了一些不实的谣言，那都是信口开河胡说八道，在此就不复述了。

前些天跟四辈儿说起这件事，觉得四辈儿讲的情况比较靠谱。他说从子牙河里捞出来的僵尸，和那座老桥有关。二子拍冰棍变成肉串的那次，捞尸队在河底下摸人，发现旧桥留在河底的水泥桩子，外表水泥脱落，内部的钢筋裸露出来向上竖起，其中一根把二子给戳成肉串了。拽尸体时发现旧桥墩子缺的嘴里，好像还有死人，站在里面只露着半个白乎乎的脑袋，在河底下不知多少年了，竟然还没腐烂。当时捞尸队的人想给它拖出来，但水泥桥墩子太厚了打不开，到冬天水浅，河底下冻结实了才能挖。

这条河里淹死失踪的人，每年都至少有一两个，可必定不是桥墩子里的僵尸，它只能是造桥的时候填进去的。现在想想大伙在河里游野泳，距离河底下的僵尸这么近，后脖子边就会感觉凉飕飕的。

有种传闻，说老桥是日本人修的，好几次浇筑水泥桥墩都没成功，就把抓来的劳工五花大绑捆了，活着填进去，然后再灌水泥。日本鬼子认为有活人死在桥墩子里能够辟邪，飞机轰炸投弹都炸不到这座桥。

那个劳工被水泥裹住，所以在河底保存了很多年都没腐烂。解放战争时期，子牙河一线是四野三十八军的突破口，平津战役这一带打得很激烈。子牙河往南有条烈士路，从解放后的路名，完全可以想象当时伤亡之巨大、战况之激烈，如今那条路上还有烈士陵园。这座大桥当时遭到炮火覆盖，损坏太严重，所以拆除废弃了。要不是二子被水下的钢筋扎死，恐怕到现在还没人发现桥墩子里有僵尸。

这当然都是道听途说，那座旧桥到底是不是日本鬼子造的，我也没处去考证。不过这类很邪乎的说法，主要来自施工时，会有人员意外掉进正在浇筑的



水泥桩子，被活埋或闷死在里面，因为没有目击者，就此变成了失踪人口。据闻西藏还是新疆的某处，有那么一座铁道桥，里面就埋着几位牺牲的工程兵。那是在浇灌水泥时发生了事故，致使遗体在桥墩子里至今无法取出。横跨在河谷上的铁道桥巍然耸立，英魂永驻其中。我想我在1989年看到的僵尸，会否也与这件事有相似之处。

古书有云“死后入土不化者，即为僵尸”。子牙河桥墩子里发现的尸体，应该是在老桥打水泥桩子时被封到里面的，等从河底抠出来，少说也过了五六十一年，时间过了这么久，仍然保持着原状，当然也属于“僵尸”。那些年我们每天都在它周围游泳，可以说是近在咫尺，若干年后回想起来，仍会觉得后怕。

## 第二章 公司闹鬼事件

很多了解我的朋友应该知道，我主要从事金融期货工作，写小说是业余爱好。其实我从来都不敢称我写的东西为小说。因为古人写汉赋唐诗宋词元曲，明清则是笔记小说。咱们国家人民群众的平均教育程度，目前是初中二年级，各种学历注水注得厉害。我估计我应该是属于平均程度以下的，能编几个段子就不错了，抬高一些可以算得上是故事。

不过我这次说的段子，诸位虽然可以当故事来看，但里面没有虚构的成分，不像写小说会故意设置悬念和惊悚的氛围，不过贵在真实，真实的魅力也绝非小说可以企及，希望能带给各位读友一些不一样的感受。

闲言少叙，就说我们那个公司最初是在广州，后来才搬回天津，安置在解放北路附近的一座大楼里，详细地址不便直说，只能说离第一饭店不远。解放北路是天津的金融一条街，从租借地时期就都是外国银行，周围存在很多上百年之久的老式建筑，而我们公司所在的大楼却是近几年新造的写字楼，原址是什么我也不大清楚。

常有人问我是不是懂风水，要说完全不了解全是胡编的，那是不负责任，可实话实说，我本人并不深信这些，一贯采取百无禁忌的态度。真要把话说回来，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些忌讳，也可以说是习惯，比如我就从来不在家里摆人形的饰品或玩具，走路尽量不踩井盖。

公司里的老总是我大哥，他是属于特别迷信的那种人，而且还是什么都不懂，一味跟风盲从。以前气功热的时候追随气功大师，倾家荡产买那些带功的磁带和茶水；后来又信佛了，家里请了菩萨；再后来又信了圆满教，居然把菩

萨请走了，就像墙头上的蒿草随风倒。另外老大这个人还没文化，时常不懂装懂。有一年新疆出土的楼兰女尸在古文化街展览，我们要等个客户晚上一起吃饭，下午出来得早了，便去看了新疆出土文物展览。老大瞧见那具干尸，不由得感叹道：“全球沙漠化越来越严重，可怜的楼兰姑娘就是活活渴死的吧，你们看这身上干得都拔裂儿了，再不保护环境不行了。”

公司这回搬到新楼里，照例请了金光闪闪的财神爷。办公室里放了玉白菜和鱼缸，据说白菜和摆财同音，鱼缸则是公司的钱柜，里面养着几条价值上万的龙鱼。没电脑也不能没有鱼缸，但鱼缸摆在什么地方，这里边的讲究可就太大了，位置摆对了日进斗金，摆不对钱都流到外边去了。

有一回公司里养的龙鱼死了一条，可把我们给心疼坏了，一万多一条啊，何况那些年尚未通货膨胀，一万大几还是很可观的。老总捧着死鱼心尖儿都疼，实在是舍不得扔，最后收拾收拾给清蒸了。我尝了一口，龙鱼真不一般，敢说跟螃蟹一个味道。

我不太信这些事，以前老总问到我我也没办法，就胡乱给他出了个主意，随便把鱼缸摆个地方，要是不盈利就换地方，换到赚钱为止。不知道这算不算心理暗示，但真的非常管用，这次搬到新地方，我们仍然沿用这个法子。

公司换到新地方，该请的全请了，该拜的也都拜了。可接下来的几个月，始终特别不顺，大事小事都不顺。我们公司还有个特别奇怪的地方，不知是不是风水原因，从广州到天津五六年期间，公司里从上到下都打光棍，没一个找得到媳妇。

按说条件不错的男男女女真有几个，耍着朋友的也不算少，多少人发过狠，要把这说法给破了，到最后都没成。哪怕结完婚的人，到我们公司也是一准离婚。去年有个五十多岁的老会计，家里很和睦，到我们这没俩月就跟老伴儿打离婚了。这个真是邪了，至今也没找到原因。

都找不着媳妇这事，每个人都有自身的具体原因，各不相同，凑在一起了可能是巧合，也可能有别的原因，那我不清楚了。反正离开公司就有结婚的，这让我们很眼红，这事不深究了。还说公司搬到解放北路之后的事，那几个月出了很多事，连我这不信邪的人，也怀疑那楼底下是不是埋着什么脏东西。



有好多人对我们公司不分男女全打光棍这事很感兴趣，但这跟天津和广州两个地点无关。我们公司在广州运转得不错，搬到天津之后就开始了。钱是没少赚，可不太平，动不动就有人吵架；有俩保安不知什么原因闹矛盾，最后动了刀子，没出人命也满地是血；老总还出了车祸。

感觉到那上班之后，公司里的人情绪都不太对。我们最初以为北方风大沙尘多，人容易烦躁，所以没太在意。因为这层楼的两个保安打架，被捅得进了医院，捅人的让河西分局给收了，所以临时找了个河北的小伙子来看夜。这小子值了没几天夜班，非说这楼里闹鬼，死活不肯干了。

诸位要问我信不信有鬼，我肯定回答相信，但不是《聊斋志异》里的那种孤魂野鬼，科学家也证实了灵魂的存在，这话另当别论，在此就不多说了。当时我们问这保安怎么闹鬼？保安说夜里听到办公室有人吵架，开门进去什么也没有。老总不淡定了，疑心是楼里不干净，但是这里好多家公司，怎么都没事，单就我们这不太平？

保安说的是否属实，我们无从得知，我个人是不太相信这座新楼里有鬼，因为旁边几家公司都挺好的，总出事的就是我们公司。那时老总有个一人多高的大瓷瓶，是一个银行领导送给他的，一直摆在办公室里，莫名其妙地被打碎了。还因电脑显示器短路失了火，好在损失不大。这么连续出事，恐怕就不是巧合了。

由于公司里一直不太平，有人疑心真是闹鬼，也有人说这地方风水不好，最后老总只好花了不少钱，从南方请位老先生过来给瞧瞧，看看到底是哪不对了。江湖上那些所谓看风水算命的，历来伪多真少，大部分是骗子，看不出什么门道，背过几句口诀就到处坑人，但这位老先生确实是我们所信服的。

我们专程去接老先生过来，请来之后好吃好喝伺候着。为什么说我和老总很信这位，可能也和工作有关。我们公司的客户很多在煤矿上有股份，那时候一个开矿的批文两亿，矿里能不能挖出煤来就不知道了，挖出来就赚钱，挖不出来买批文的钱就打水漂了，所以有些迷信的人就从南方，请懂眼的老先生过来看矿脉。

以前这些先生都是给看阴宅的，如今都改行看矿脉了，因为看矿赚得多，

有的煤老板尤其信这套。我们公司的名字就是请这位老先生起的。这回我们把先生请过来，先在酒店住下，然后一同品尝了狗不理包子，说实话我那回也是第一次吃。转天到那座大楼周围走了走，瞧瞧周围的环境，没有发现不对的地方，进到里面才看出问题。

我看有人说“心里有鬼”，这话说得太对了，但多时候就是因为心态不好，疑心生暗鬼。为什么会疑心呢？当然是因为有事发生，使人心态不能保持平和，和气生财，家和才万事兴。我们请老先生过来看看风水，就是想找人指点指点，哪怕是心理作用也好。公司里供养着前后地主财神，同样是为了兴旺和睦。

当时老先生到公司各房间看了一遍，没用罗盘也没念口诀，很快就看出问题所在了。我们公司几个月来接连出事，原因都在于此。实际上不是这座楼里有鬼，也不是公司的位置选得不好。至于为什么总有东西被打碎，总有人意外受伤，还经常发生各种事故和纠纷，其根源就在我们老总的办公室中，那里面有些犯忌讳的东西。

那间办公室里除了平常的桌椅电脑，功夫茶的茶几，还供着一尊开过光的财神爷。老总每天都要亲自上香，要说这屋里有犯忌讳的东西，我觉得也只能是这尊财神爷了。可是公司里供着财神，那是最寻常不过的事了，洗浴中心的大堂里还都摆着关二爷的神位呢，想不出有什么不对。

看完公司里的情况，我们在附近饭店摆了一桌，请老先生给讲讲有什么犯忌讳的地方。老先生说其实没大事，你们公司里财神爷供的太多了。财神有文财神和武财神之分，不懂的不能乱拜，文武财神在一起就打架，钱是不少赚，可家神不宁，还能太平得了吗？

据老先生讲，前后地主财神是各归各路。文财神是比干丞相，武财神是赵公明元帅，一个没心一个没眼，这两位上神不是一路。而且你们公司里供了六尊财神，所以清静不了。转天老总就请走了几尊财神，也不能随便扔了或是给人，有的寺庙道观里收神位，家里不想供了可以请到庙堂里，那地方有专门的人替你供养，当然前提条件是得给够了钱。

从那后来我们公司就太平多了，大伙都能安心做事了。我寻思不管这位老





## 我的邻居妖怪

先生看得准不准，但至少给了我们一种心理暗示。心里的烦躁平静下来，事情就能随之变得顺利，所谓是心安稳处身安稳。最后顺便提一句，可能有些朋友认为武财神是关公，其实关公是民间的武财神。正式的神位，都要从武王伐纣斩将封神开始算。

### 第三章 我的邻居是妖怪（上·韦陀庙）

#### 一

我上中学的时候，每个暑假都是寄住在亲戚家，今天就想给大伙讲讲这段经历。虽然时隔多年，但是为了避免给当事人找麻烦，我还是不用具体的地名了。说话这地方，是位于天津老城区的一个大杂院。

旧天津有个特点，就是庵多庙多。另外因为有很多租借地，所以教堂也多，天主教堂基督教堂都有，现在也保留下来不少。不过庵庙宫观留存至今的不过十之一二，仅从地名上还能找到些踪迹，像什么“达摩庵、如意庵、慈惠寺、挂甲寺、韦陀庙”之类的，多得简直数不过来。我住的那个大院叫白家大院，以前就曾供过韦陀。

可能有人知道天津有条胡同叫“韦陀庙”，其实我都说了，这次讲的地名都是编的，并不是韦陀庙那条胡同，解放前城里供韦陀的地方不止一个。因为人是越来越多，白家大院的院子里面，又起了一圈房子，也都住上人家了。如果看过冯巩演的电影版《没事偷着乐》，就知道那是什么样的居住条件了。

大杂院就是这么挤，家家户户都是一间房子半间床，另外半间多功能特别多，可以是厨房茅房加客厅，各家门口还要盖个小屋，用来放蜂窝煤和白菜，到处都堆满了东西。巴掌大地方住十几户人家，好处是邻里关系很近，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不必发愁；缺点是哪家吃什么喝什么，都躲不开邻居的眼睛，不太容易有秘密。

那时候没有空调，一到夏天晚上，大杂院里的男女老少都习惯出来纳凉，

搬着板凳马扎卷着凉席，坐在胡同或者院子里。有下棋打牌的，凑到一起闲聊的尤其多。哪家有个什么大事小情，甭管真的假的，都容易变成茶余饭后的谈资，当时我就是这么听了几件发生在白家大院里的怪事。

我听过印象比较深的几件事。其一是解放军进城的前一天，早上天刚亮，就有人看见在这院里有老鼠搬家，大大小小的老鼠过街时，把整条胡同都铺满了。住户们都没想到这有这么多耗子，那些上岁数的人愿意说这是要改朝换代，仙家都出去避乱去了。我觉得也可能是打炮吓的，发大水那年同样出过类似的事。

白家大院资格最老的住户，是住在院子最里面的一家。这家不姓白，两口子三十多岁不到四十，都是老实巴交的人，单位效益不景气，没班可上也不发工资，平时就在家待着什么都不干。男的我们叫他二大爷，哪个大杂院里都有这类称呼，显得邻居跟亲戚似的，他媳妇我们随着叫二大娘，这女的就不是个凡人。

我那时候还小，不懂事，反正不太喜欢二大娘，因为她是院子里最闲的人，长得特像某高音通俗歌星。一米五出头的身高，脖子脑袋一般粗，满头乱蓬蓬的短发，小鼻子小眼，架副黑框的深度近视眼镜。一开门就能看见她背着手在院子里转悠，到谁家里坐下就不走，所以我们院里的小孩都给她起了个外号叫“大座钟”。

据说整个白家大院，以前都是二大娘姨奶奶家的祖业。那个老太太生前很迷信，供养着宅仙，能算命会看相，说谁家要倒霉了，谁家就一定出事。她死后还没出殡，尸体停在这院的某间房子里，夜里接连不断有黄鼠狼过来对着棺材磕头作揖。这事很多人说得有鼻子有眼，可他们都没亲眼看见过。

这些事大多是街头巷尾的传闻，全是到夏天乘凉的时候听胡同里上岁数的人讲的，能有多大真实成分确实很难说，不过这家老辈儿非常迷信应该不假。

“大座钟”每天到处串门子，也许她就是在家闲的，说起东家长李家短来，那嘴皮子赛过刀一般快，该说不该说的都往外掏，据我所知，也真说准过好几回。

可能因为街坊邻居觉得大座钟嘴太碎，说好事没有，说坏事一说一个准，加上这家老辈儿特别迷信的传言，所以谁都不愿意把她往家里招。有一回晚上

我去录像厅看了场录像，回来的时候抄近道路过后院，瞧见她一个人对着墙站着，嘴里咕哝不清说着什么，不时还嘿嘿冷笑几声，把我吓得够呛，招呼也没打就跑过去了。

然后一连好几天，都没看见大座钟出过屋，听邻居讲，她是跟某嫂子因为点小事矫情起来了，那位嘴底下也不饶人，说了些过分的话，所以在生闷气。我听说后院那堵墙，以前是韦陀庙里的神位旧址，平时去那玩也特意看过，就觉得二大娘是半夜里在跟韦陀说话，也许那地方真有什么特别之处。

事后我听说，这个大座钟确实是脑子不正常，一直在家吃药控制着，平时跟好人一样，受点刺激就闷声不说话了，或者说不跟人说话，总是晚上对着后院的墙自言自语，回到家就拿她闺女的娃娃摆桌子上，点起几根香转圈熏，对着娃娃不停地磕头。没人知道她这是在干什么，但周围肯定有人要出事了。

以前道门里有种邪法，天天磕头能把活人的元神拜散了，大座钟会不会这些东西我不清楚，但不管是不是心理作用，谁知道自己让她天天拜也受不了。跟大座钟发生口角的那位，难免就起了疑心，浑身脑袋疼，躺床上病了好长时间才逐渐好转。第二年夏天我再去的时候，听说这个人得上红斑狼疮，已经没了。

## 二

白家大院里的二大娘，经常一个人对着后墙嘀咕，还在屋里关上门窗给娃娃磕头。她这些反常的行为，周围邻居们大多知道，可要说恨上谁就躲在家里磕头，就能要人命，这是没人知道的，甚至没人觉得某嫂子得红斑狼疮去世，跟大座钟磕头有关系，只有我偶然冒出过这个念头，因为那时候我每天中午都听评书。

当时每天中午一点开始，电台里能收听到廊坊人民广播电台的中长书连续播讲节目。放暑假正好是播袁阔成先生讲的《封神传》，我上初中的时候听这个听得特入迷。除了单田芳先生的白眉大侠，我最爱听的就是神册子和钻天儿，就是听了《封神传》，我才知道原来在家磕头也能要人性命。

我听《封神》里提到一个特别厉害的老道叫陆压，这人是没来历的散仙。他有个“斩仙葫芦”，能从中射出一线毫光。里面有一物，长约七寸，有眉有